



城市广场的历史演变

无论作为一种建筑形态抑或建筑概念，“城市广场”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一个西方的舶来物。在被农业文明和封建集权制主宰了几千年的中国文明史中，广场被一些“庙会”式的狭小空间场所代替，如庙宇前的前庭、戏台，市场和码头、桥头的集散性场地；在官家衙署、官城或皇城前有类似于广场的前庭或宫廷广场等，但是它们都不开放，市民不仅不得入内同时还被要求肃静回避。所以要谈广场的历史演变，我们只能从西方特别是欧洲说起。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对“城市广场”如是描述：“广场（Agora），古希腊城市作为市民活动与聚会的露天场所。”它说明了广场的最早出现应该是在古希腊。它最初源于古代人的庆典与祭祀活



动，是人们进行供奉、祭祀、宗教等活动的“广”而“空”的场地。古希腊从民主制国家的政治基础出发，富于智慧地将其国家政体形式体现在他们的城市公共空间里，广场由此诞生。在希腊城邦里，它成为城市政治生活不可缺少的一个基本要素，成为民主和法律裁决的象征。

到罗马时期，君权的地位开始在西方政治生活里突显出来，君权主义也开始在广场的设计和建造上体现。在有效继承古希腊城市广场的传统影响的情况下，从君权主义立场出发，这一时期的城市广场多以体现政治力量和高度的组织性为设计目标，它们大多被某一特定的大体量的建筑物支配着，因此获得建筑前广场的特征——这一空间的转变，可以从古罗马帝国人的社会观念和社会关系的转变中得到解释：君主专制主义要求人必须屈从于中央集权的统治；同时，古希腊城市广场传统中的公共自由特征减弱，广场多用建筑群或围廊为界面围合封闭，强调建筑群所围成的实用空间，突出广场的形象，将古希腊广场自由、不规则、多少有些零乱的空间塑造为城市中最整齐、典雅、规模巨大的开敞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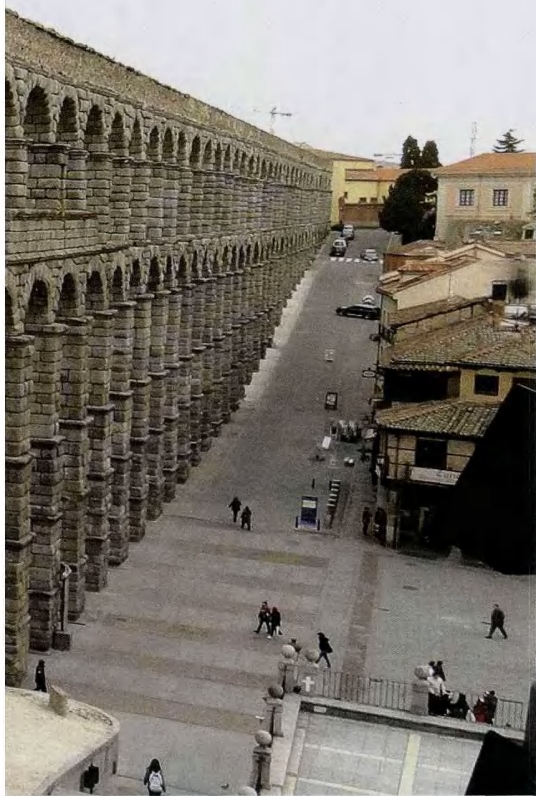


中世纪的欧洲，统一而强大的宗教政权大行其道，教堂常常以庞大的体积和超出一切的高度占据城市的中心位置，控制着城市的整体布局。作为进行各种宗教仪式和活动的地方，该时期的广场多围绕教堂来布置建设。由于贸易活动的兴起，中世纪的广场还具有市政和商业两大功能，它们一般被叫做集市广场。在中世纪城市里，集市广场、市政厅和教堂相依为伴地构成城市及城市生活中心的景观非常常见。

16世纪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反教会、反封建、反专制的人文主义将欧洲意识形态由以神为中心转变为以人为中心，人们的创造进取精神焕发了出来。这一点在城市广场的建设和设计上也得到了体现，广场的形式趋向多元化，方的、圆的、椭圆的，而其风格更注重空间的整体性。中世纪那种以一个集市广场控制整个城市空间的结构被彻底

打破了，诞生了多个广场共存或构成广场组群的格局。特别在文艺复兴后期，城市广场还有些中世纪的影子，周围建筑布置比较自由，空间具有较强的围合性，雕像多设在广场的一侧。设计追求人为的视觉秩序和庄严宏伟的效果，对形式的追求近乎于完美。该时期的城市广场设计过程亦由中世纪的“渐进式”改变为“自上而下”的有计划的“决定论式”，注重构图的完整性，透视原理、比例法则和美学原理等古典美学法则被广泛地运用，追求完美的广场平面形状和舒适的空间尺度和比例，设计手法娴熟巧妙，空间艺术完美成功，科学性、理论性的程度明显得到了加强。

17—18世纪，在法国兴起的古典理性主义风靡全欧，自然科学获得了初期的重大发展成就，在美学上，唯理论甚嚣尘上。以法国为例，当时巴黎的城市规划建设表现



出了对秩序的绝对追求，文艺复兴和巴洛克的空间艺术成就被推向巅峰，新的严密的逻辑与理性和更为纯粹的几何结构与数学关系被运用到城市空间中，城市版图追求对称和协调，强调主从关系，突出轴线。广场是这个时期最突出的成就之一，尤其是纪念性广场有了很大的发展，作为城市地标，它标榜君主和国家的理性精神，其绿化、喷泉、雕像、建筑小品等进入统一规划的视野里，注重于和周围建筑组成一个协调的整体。广场形象以封闭的、规则的几何形为主，以宏大的尺度、一色的房屋界面和明晰的轴线突显规范化的特征，突显秩序、组织和理性的永恒至上。

18世纪下半叶，工业革命爆发，机器大工业代替了手工业工场，促进了人口向城市的集中和大城市的兴起。同时带来了负面影响，如建筑高度密集、城市建设趋向无序、汽车抢占广场空间、绿地减少、居住条件恶化等，城市广场的发展在此时经历了一段漫长的低潮期。这一低潮在19世纪20年代的《雅典宪章》出台时为最甚，所谓的“现代主义运动”深刻地影响到城市规划建设，使得广场丧失了最初作为市民社会场所的起源意义，变成了无人性的空间，其对人的关怀和对城市生活的积极意义也未能体现。

进入20世纪，现代城市广场的发展在设计师们的不懈探索中重新获得了生命。民主政体的不断稳定使得市民对政治关心程度普遍下降，传统城市广场的政治色彩逐渐失去其意义。欧洲国家在充分考虑现代人的需求和活动的基础上，建设了大量的城市休闲广场，为市民不断提高的日常休闲需求提供活动场所，广场空间的性格也随之产生变化，自由、开放的空间取代了严格规整的几何形广场，绿化、水体、座椅、艺术小品以及游乐设施取代了帝王雕像和各种纪念物。广场的规模日趋减小，数量却不断增多，它们丧失了在城市空间结构中的主宰地位，但变得更具个性化、艺术性、人情化与场所感。

